

香港小说名家

一射雕英雄传前传 下卷 (二)



大英雄谁是

金童

I24.8
172 金童著

谁是大英雄

射雕英雄传前传



神剑金雕

下卷

(二)

华文出版社



农干院 B0058456

武侠小說·前奏曲

陰陽指：蝦蟆功

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

滿武藝·讀者請猜

誰是大英雄

金童著

ACT54/14

目 录

四二	柯镇恶杖击强仇	367
四三	一灯禅师桥头点西毒	377
四四	欧阳锋铁掌山寻宝	383
四五	得天蜈独闯重阳宫	396
四六	欧阳锋大闹重阳宫	404
四七	一阳指滑稽戏巨恶	415
四八	夺竹棒义释欧阳锋	425
四九	天罡北斗困西毒	435
五〇	深宫内院惊怪客	444
五一	忽必烈妙计逼宫	454
五二	急国难助守襄阳	463
五三	战虎伥二老陷敌	473
五四	胆气冲霄城下易俘	482
五五	宝马龙飞突围救主	492
五六	一马陷阵双雕救主	501
五七	劫敌粮女侠出奇谋	511
五八	破重围宝马显神威	521
五九	闹宫廷郭靖谒宋帝	530
六〇	只手遮天贾相害义士	540

六一	周伯通长街戏蒙使	550
六二	护伤人顽童戏西毒	559
六三	假鬼真人闹相府	569
六四	扮太监夜探皇宫	578
六五	伤心别临安 道中逢怪异	588
六六	野林逢旧恶 赴约逞英雄	598
六七	愤凶残深洞匿灾黎	607
六八	上深山夜窥蛇蛤阵	617
六九	再联手二败裘千尺	626
七〇	搏毒蟒神雕挫妖妇	636
七一	无敌谷里会剑魔	645
七二	三口桐棺埋宝剑	655
七三	临瀑击石练奇功	665
七四	苦练功郭靖终成绝技	674
七五	玄铁剑初显神威	684
七六	护粮车一剑却千军	691
七七	侠士悲歌朝臣庸昧	704
七八	破襄阳义士存孤忠	713

四二 柯镇恶杖击强仇

其实周伯通哪里有什么烧饼馒头，不过是使用调虎离山之计，来哄骗欧阳锋罢了！原来周伯通也懂得运气吐纳，自行解穴之法，不过这种功夫并不是仓猝之间，可以成功，而且在敌人监视之下，决不能够施展出来，因为欧阳锋也是一个大行家，周伯通如果一运气解穴，对方只要随手向自己的督脉穴和阴蹻脉一点，或是一捏一拿，非但解穴不成，还要受

沉重的内伤！所以他要把欧阳锋骗开，才好施计，欧阳锋果然聪明一世，懵懂一时，真个站起身来，走向神龛，周伯通立即把四肢一挺，气纳丹田，奋尽生平功夫把那先天混元之气，向着肋下一撞，果然把云台穴闭住的气血，冲散开来，手足略一颤抖，已经回复了活动的能力！

可是欧阳锋兀自懵然不觉，他走到神龛后，低头一看，哪里有什么包袱，别说是烧饼馒头了！西毒猛然悟过来，破口骂道：“岂有此理！老顽童，你敢捣鬼！”倏的回转身子，说时迟！那时快！欧阳锋还未转身，周伯通已经一声长啸，向他背心扑到！

西毒估不到周伯通的内功造诣，并不弱过自己，只一眨眼之间，便把穴道解开，周伯通连身扑上来，西毒倏的圈转双掌，向外一推，他用的是雪山神驼掌法，周伯通恰好用空明拳，“空碗盛饭”，一掌打来，嘭啪两声，撞个正着，这下以硬撞硬，大家不约而同的，倒退出四五步去！

可是周伯通全不气馁，再次一个虎扑，飞身上前，这一下用的是双手互搏之法，他左手用全真派的“拂尘掌”，右手使用空明拳里一着“空舟横渡”，呼呼两声，直打过来，一刚一柔，造成反比，欧阳锋咯的一声大叫，使出蛤蟆神功，双拳打出，把周伯通发出来的掌力，硬生生的封了回去，这一下真正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两招交过，仍旧不分胜败！

他两个就在这破落的灵官庙里，交起手来，只见暗影之中，风声虎虎，周伯通双手互搏的拳法，奇正相生，化进合攻，欧阳锋却用他的看家本领蛤蟆神功应付，两下里进攻退守，疾如迅电，眨眼之间，已经拆了一百余招，可是百招以内，他们两个兀自打得生龙活虎，有声有色，但是百招以

外，两个对手渐渐觉得拳脚缓慢，心余力拙！

这是为何，因为周伯通和欧阳锋都是疲累到十二分的人，欧阳锋和郭靖以及全真六子苦战，固然是强弩之末，周伯通也奔驰了几百里，力尽精疲，何况大家都给对方点过一次穴道，虽然运气解穴，也是大伤元气，换句话说，大家都变得再衰三竭，虽然仗着一时心头火愤，但哪里有气力拼斗下去呢？大家斗了一百多个回合，周伯通和欧阳锋斗得头晕眼花，手酸脚软，勉强又战了十余合，周伯通向外一跳，叫道：“老毒物！肚子饿啦，不再打了！”

欧阳锋不肯善罢，刚才叫了一声：“胡说！”可是肚内空虚，马上觉得一阵昏眩，两个人只好席地坐了下来，大家收摄心神，调元运气，恢复疲劳，可是到底没有吃食下肚，任你内功怎样精湛，也是解决不了饥饿，这时候长夜将逝，天色接近五鼓了！周伯通说：“老毒物咱们大家买一个交情吧吧！你替我找一点东西吃！”

西毒怒道：“胡说！你刚才不是说过有烧饼馒头吗？别卖关子，快拿出来吃饱，拼个你死我活！”周伯通道：“唉！烧饼馒头是有的，可是昨天以前，完全到了我的肚子里变了粪啦，你要想吃，就吃粪吧！欧阳锋气得发昏二十一，可是又奈何不了周伯通，周伯通笑道：“罢了，老毒物，你真正是江山易改，品性难移，满身小家子气，没有半点大方，你不找东西吃，我去找来给你！”他说着战巍巍的站起身来，就要向灵官庙门外走去。

欧阳锋喝了一声：“慢着！”他狰笑一声道：“老顽童，你要逃跑！那是白天做梦，那本九阴真经，全在你的身上！”周伯通耸了耸肩头，说道：什么鸟经，你瞧得那样宝

贝，老实说一句吧！你被郭靖那个小子冤了啦！他说给你听的是假经，你再练一百年，也只是练得个屁！”

这几句话一说出来，欧阳锋不禁目瞪口呆，好比晴天起个霹雳！因为许多年来，欧阳锋始终以为郭靖当日在海舟中默写的，都是真经，哪知道却是假货，许多年来，自己练的功夫完全错了路子，他只觉得眼前发黑，手足冰凉，仿佛是置身另一个世界！

周伯通哈哈一笑，趁势站起身来，拍了一拍屁股，叫道：“老子找饭吃啦，什么九阴真经，找东西吃到肚子里，才是正经，再见！”说着大踏步走出大门，欧阳锋方才如梦初觉，叫道：“别走！”势如疯虎，伸开长臂，发狂也似的向前一扑，向周伯通背心扑到！

这一下出其不意，周伯通被他夹背心一把抱个正着，他在情急之下，使了个靠山背，用力一挣，扑通咕咚，两个一齐仆倒在地，变了滚地葫芦，欧阳锋还要伸手去夹周伯通的咽喉，周伯通反手一格，扑通，两下里齐齐摔了一个跟头，大家正要跳起身来，扑斗扭打，哪知道两人的腿脚都不听使唤了，没有办法挣扎起来，竟然是两败俱伤的地步，大家一口气透不过来，双双晕了过去！

周伯通和欧阳锋晕了过去，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二人才悠悠苏醒过来，只觉得通体濡湿，原来天空下了一场大雨，冰凉湿冷的雨水，竟把他们两个淋醒过来，他们仰起面来，用口承接雨水，一边喝了许多口，要知道大凡是内功湛深的人，可以练精化气，返神还虚，只要有些清水到肚，便可以恢复一部分气力，周伯通喝了半肚子雨水，精神当堂一振，伸伸懒腰打了一个呵欠，直起腰来，说道：“老毒，可

对起你啦！我走了！”

欧阳锋也一骨碌的翻起来，厉声说道：“老顽童！你不把真的九阴真经留下来，别想逃走！”周伯通向他扮个鬼脸，转身便走，欧阳锋心中一急，立即起身追赶，哪知道追不到二三十步，前面一阵叮叮当当，来了一阵铁杖点地声响，迎面来了一个人，这人不是别人，正是江南七怪之首的飞天蝙蝠柯镇恶！

柯镇恶本来是跟随黄药师一路的，怎的会在这时落单，又无巧不巧的跟周伯通和西毒相遇呢？原来他随着黄药师到处遨游，黄药师突然心血来潮，要想返回桃花岛，便告辞了柯镇恶，泛海返回浙东去了，只剩下柯镇恶一人，仍旧在江湖上东飘西荡，找寻西毒，别看柯镇恶年事已长，瞎了一双眼睛，他对五位盟弟惨死在桃花岛这一件事，没有片刻遗忘，找寻西毒报仇的决心，与时俱进，这一天他荡到黄岩县境，遇着大雨，柯镇恶被大雨淋得活象落汤鸡拼命狂奔，高一脚，低一脚的向前直跑，说也凑巧，恰好奔到欧阳锋避匿的灵官庙附近。

周伯通一见了柯镇恶，不禁大喜，高声叫道：“柯大侠，姓柯的，快跑过来，你的仇人老毒物在这里！”柯镇恶一听之下，怒焰上腾，他把铁杖一挡，高声大叫：“老毒物！快赔回我五个盟弟的性命！”

欧阳锋听见柯镇恶到来，不禁大吃一惊，本来以西毒的本领来说，如果放在平时，十个柯镇恶也不放在他的心上，可是今天却不同了！他和周伯通两个人斗得筋疲力尽，一旦遇见了柯镇恶，真个一惊非小！欧阳锋立即返转身来，跑进灵官庙里，周伯通高声叫道：“柯大侠，老毒物跑进庙啦，

不要把他放过！”

柯镇恶听见欧阳锋逃进破庙，他的眼睛虽然看不见东西，耳朵却是十分灵敏，当下不假思索，铁杖向地一点，疾如脱弦之箭，听准了欧阳锋逃走的方向，一个飞身，猛向西毒欧阳锋背后扑到！

欧阳锋猛觉脑后风声，柯镇恶飞扑过来，他刚才跨进庙门，陡的回转身来，反掌向后一扫，柯镇恶一听掌风，不但绝不闪避，反臂一甩，铁杖抡了起来，“秦王鞭石，”呼的一杖，猛向欧阳锋斜肩带背打到！

欧阳锋反手一抄，守住杖头，向外一抖，如果换了平日，西毒这一下已经把柯镇恶的铁杖夺了过来，可是今天变了强弩之末，这一下并没有把柯镇恶的铁杖夺到手里，柯镇恶借势用力，使了招“顺水推舟”向前一送，扑的一响，扎中了欧阳锋的胸口，这一杖之力非同小可，欧阳锋出其不意，哎的一叫！

周伯通大笑道：“柯瞎子这一下打得好，老毒物吃了一招窝心棒！”话声未了，欧阳锋一脚飞起，登的一响，踢中柯镇恶的小腹，这一脚如果在欧阳锋气力充足之时，柯镇恶至少要跌出一丈以外，不死也要重伤，可是他气力不够，只把柯镇恶踢了一踉跄，倒退两步，飞天蝙蝠性如烈火，他吃了欧阳锋一脚，越发火上心头，平着铁杖一抡，使了着“敬德拉鞭”，呼的横扫过去，欧阳锋立即用逆转经脉的功夫，双手向地一撑，头下脚上，呼的一个跟头，恰好由铁杖底下翻了过去，一溜烟也似的，窜入灵官殿里！

周伯通又叫道：“老毒物进了殿啦，就在前面，快追！”柯镇恶平着铁杖一抡，飞扑过去，欧阳锋力乏难敌，他突然

伸手向供桌上一抄，举起那一具石香炉，向柯镇恶迎面掷去，周伯通又叫道：“老毒物抛香炉哩！”柯镇恶挥起铁杖，向外一击，叮当，把这只迎面飞来的香炉，打落地上，好一个柯镇恶，他就在香炉飞过的刹那，认清了欧阳锋站立的位置，铁杖一平，“二郎担山”，杖头向地一点，杖身向欧阳锋横扫，这一下西毒躲闪不开，吧的一声，给柯镇恶这一杖扫中脚胫，欧阳锋翻了个跟头，由供桌上抛了过去！

这次柯镇恶一心一意给五位死去的盟弟报仇，刚才这两杖打得十分狠，如果换了别一个人，就不立时身死，也要重伤吐血，欧阳锋虽然筋疲力尽，却是功运九转，柯镇恶这两杖并没有给他怎样重伤，只是皮肉破开，鲜血淋漓罢了，周伯通大叫道：“打得好，打得好！柯瞎子！老毒物就在七步之前，要打中他的脑袋，才有用哩！”柯镇恶声入心通，呼呼呼！一连三杖，向欧阳锋顶心脑门打落，西毒知道自己再打下去，只有送命的份儿，还是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他一眼瞥见搁在地上的丐帮打狗棒，立即想出一个主意来，西毒向地一个滚转，抓起了绿竹棒，闪电也似的向柯镇恶脚面一截，柯镇恶吃亏在盲了眼睛，欧阳锋这一棒点出，他居然没有提防，被西毒棒端点中足踝背的“足阳明经”脉道，柯镇恶陡觉小腿一麻，上重下轻，扑通，连人带铁杖扑倒在地。

幸而欧阳锋也是逃走心切，一棒截出，立即翻身逃走！不然的语，柯镇恶给他再在重穴上截一棒，不死也要残废！西毒一个跟头，翻出大殿，拿绿竹棒向地一点，借力使力，跳上墙头，再一个“燕子翻身”，窜出王灵官庙，一溜烟也似的，窜入庙后的矮树林里，去得没了影踪！

周伯通哈哈大笑道：“老毒物！真有你的！逃得真好，

逃得真好！”说到这里，一口真气再也提不上来，扑通一跤跌倒！他和柯镇恶两个人，一齐躺在地上，歇了良久，周伯通然后慢慢的长起身来，爬到柯镇恶的身边，摸了摸他的身边，发觉到了干粮口袋，老顽童饿得慌了，更不客气，把粮袋解下来，打开来看，原来是几块干面馒头，周伯通一阵狼吞虎咽，吃了下肚，精神慢慢恢复，这老顽童精神一振，立即解开了柯镇恶的穴道，说道：“柯瞎子，真是不够运气啦，给老毒物跑掉了！”

柯镇恶穴道乍通，方才坐起身来，推揉了一阵脚背，方才恨恨的向周伯通说道：“老顽童，你太不够朋友了！我追打西毒的时候，你也应该上来助一臂之力呀！单是叫喊，有什么用处？”周伯通咳了一声道：“唉！你真是老二不知老大穷，老大不知老二苦，我刚才跟老毒打了一千八百多招，连吃奶的力气也使完啦，怎样能够帮你呢！”老顽童撒了谎，他跟欧阳锋不过打了百多个回合，却说力拼一千八百多招，柯镇恶回心一想，自己刚才杖击西毒之时，欧阳锋只有招架的力量，还吃了自己两下铁杖，以老毒物的本领来说，他如果不是跟周伯通拼得两败俱伤，决不会是这个样子，飞天蝙蝠深信不疑，说道：“周大哥，咱们歇一歇再找老毒物，这几年你在哪里纳福啊？”

周伯通道：“还说纳福，差一点送了老顽童的命，那瑛姑纠缠得我好苦，我逃到西，她追到西我逃到东，她追到东，咳！真是苦得要命，好在蓉儿替我出主意，把瑛姑骗到桃花岛上，用黄老邪的奇门五行阵困住她，我当年给黄老邪的鬼阵困了一十五年，今天轮到她尝尝滋味，哈哈！”他正要说下去，门外一个人接口道：“义兄？瑛姑已经由桃花岛的行阵里逃脱出来啦！”

这几句话一说出来，并不打紧，周伯通面上变色，猛地跳起身来，就要向庙门外冲出去，哪知道才冲出门限，门边伸过手来，劈胸一把，将周伯通衣服抓个正着，那人叫道：

“义兄不要着忙，小弟跟你说笑罢了！”接着几个人一拥而道：“周师叔！你老人家怎的在这里？”站在门外的不是别人，正是郭靖和全真六子，刚才拿话恐吓周伯通的，正是郭靖！他们由黄岩县北行，一直找到这里，听见破庙里有人声，进来察看，恰好和老顽童周伯通遇个正着！

周伯通看清楚了是郭靖，不禁动起怒来，一掌向郭靖面上搁去，骂道：“小子！你拿瑛姑来吓唬我！”郭靖一下闪开，笑道：“大哥不要生气，我还有话不曾说啊！”马钰丘处机一齐上前，给周伯通请安，周伯通见了几个师侄，方才不敢这样放肆，只好忿然止住，郭靖又给柯镇恶行礼，柯镇恶喘着气说道：“靖儿！你如果来早一步，必定可以抓着老毒物，给你五位师傅报仇，老毒物刚才跑了哩！”

郭靖吃了一惊，问道：“大师傅，你跟老毒物交手吗？可有……”他还要说“受伤”两字，可是看了看周伯通和全真六子，只好住口，话风一转问道：“老毒物跑了多久？师傅，我追他去！”柯镇恶把一切情形说了，划处玄、郝大通齐声说道：“周师叔，咱们追赶老毒物去！”

周伯通哈哈一笑道：“老毒物有五条腿，你们只有四条腿，如何追得上！”全真六子不知道周伯通这几句话的收思，以为他一向放纵，为老不尊，只有郭靖心里明白，欧阳锋自从逆练真经之后，一颗脑袋和两只手，都可以当腿用，代脚行走，这不是五条腿吗！大概周伯通刚才见过欧阳锋头下脚上的功夫，所以说出这等语来。柯镇恶道：“老毒物逃

得飞快，离现在差不多一个时辰啦，怎样追赶？还是歇一歇再说吧！”周伯通道：“对！我当真疲累极了，天塌下来的事也不管他娘，明天再找老毒物吧！郭兄弟，你刚才说瑛姑由桃花岛逃了出来，可当真吗？”郭意笑道：“怎的不真！不过周大哥，你尽放心好了，她不会找你啦！”便把黄药师在桃花岛上点化瑛姑的经过，说了一遍，周伯通拍手笑道：“妙极！好好！”可是不旋踵间，神色黯然，说道：“这都是我的不好，她是给我害的，咳！我不知道在哪一天，方才能够补回这份罪过！”郭靖看见丘处机等人还在自己身边，不便再说下去，只好拿话打岔，大家就在灵官庙睡了一觉，第二天方才起程，继续出发，搜寻西毒下落不提。

再说欧阳锋拿着绿竹杖，漫无目的，向前直走，一路上半疯不疯，半癫不癫的，出了浙江地界，由太湖入江苏，这一天来到宜兴附近，他觉得肚子饿了，要在附近村店找些食物，欧阳锋正在找寻镇店，忽然看见路边走出四名衣衫褴褛的乞丐来，他们瞥见了欧阳锋手里的绿竹杖，个个面现诧色，最先一个叫化子道：“咦！那不是帮主的打狗棒吗！”又一个乞丐道：“谁说不是，你瞧执棒的人，一定是老毒物！”另外两个乞丐异口同声道：“那么，咱们立即过去，把它拿回！”最先说话的乞丐道：“不行，老物毒本领利害，咱们四个人跟他动手，简直白饶，不如用计！”

原来黄蓉在泰山曾号令天下所有丐帮兄弟、哪一个能够找寻着西毒欧阳锋和打狗棒下落的，帮主将亲授一种绝技，并立即升做八袋弟子。本来丐帮兄弟，破衣劣食，就是做了八袋弟子，也没有什么好处，不过位置崇高，受其他弟兄尊敬罢了！所有南北各省的叫化，立即行动起来，除了在大河南

北一带，到处寻找之外，江南一带，也有丐帮弟兄的踪迹，大家到处访寻，无孔不入，这四个丐帮弟子本来是净衣派梁长老手下的得力弟兄，他们的名字叫邵平、奚武、孙三、姜四，看见了绿竹棒，喜出望外，不过他们知道西毒欧阳锋的厉害，自己本领低微，不是他的对手，邵平想出一条计策，向孙三姜四两人使个眼色，吩咐几句，他两个立即走开，依计行事去了。

四三 一灯禅师桥头点西毒

邵奚二人立即上前，向欧阳锋拱手唱喏，说道：“帮主在上！弟子参见！”欧阳锋怪眼一翻，说道：“哪一个是你的帮主？混帐！赶快走开！”邵平躬身说道：“凡是手拿绿竹棒的人，就是丐帮帮主，这是咱们丐帮几百年来，相沿下来的规矩，帮主如有驱遣，小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还希见纳！”欧阳锋虽然聪明，到底是个自高自大惯了的人，同时头脑有点混乱，越发信以为真，问道：“当真的吗？我拿了这条打狗棒，就是丐帮帮主？那么，天下的叫化都服从我吗？”邵奚二人齐声答道：“是啊！”

欧阳锋得意之极，抡起竹棒，双臂向天乱舞，狂笑说道：“我由今天起就是丐帮帮主了！洪老叫化，你这北丐名头，可要让给我啦！但是我……”欧阳锋说到这里，老毛病又发作起来，脑海一片浑茫，向邵平道：“那么，我是哪个

人呢？“邵平奚武知道欧阳锋当年在华山论剑，着了黄蓉移魏大法之后，脑袋时时迷乱，看见他的样子，十分好笑，答道：“哦！你当然是帮主啊！”

欧阳锋大喜道：“那就行了！好好，我现在册立你们做丐帮的长老，你马上聚丐帮弟子到这里来，越多越妙！”其实照邵平的计策，就是把欧阳锋稳住，骗他在宜兴住上十天八天，然后让孙三姜四两人返回长江以北去，用最迅速的方法，把消息传递到山东去，让洪七公、黄蓉两代新旧帮主，到来找欧阳锋算帐，哪知道老毒物出乎意外，要自己去聚集众人，不禁面面相觑，欧阳锋一看之下，不禁生起气来，说道：“我是丐帮帮主，我说的话你们不听吗？别要惹我生气，一棒把你们打死，快去！”

邵平看见事出猝然，自己去召集丐帮兄弟，并不打紧，万一欧阳锋走开了，岂不是妙计成空，前功尽废？奚武忽然想出一条急计来，说道：“帮主，不如这样，我们是两个人，一个留在你的身边，听从你老指挥使唤，一个去召集天下丐帮弟子，参见你老人家，这可好吗？”欧阳锋冷笑道：“我是帮主，还用得着你出主意？废话少说，你两个跟着我，我到哪里，你们就跟随到哪里，看见了丐帮的弟兄，立即叫他们来参见我，知道没有？”邵平奚武两人听了欧阳锋的话，暗里叫苦不迭！

欧阳锋立即催促他们两人起程，在沿路上，他摆出丐帮帮主的架子来，好的便骂，不好便打。邵奚二丐叫苦连天，这一回真正是自讨苦吃！但是当着这一个大魔头，哪里敢有半点反抗，只好跟着欧阳锋走，这天由宜兴到了嘉兴，欧阳锋走到一道小河边，忽然听见前面响起一阵鼓乐吹打的声